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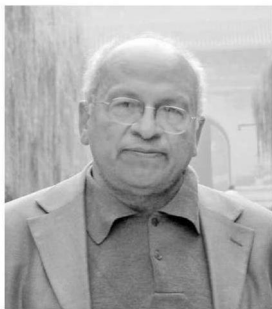
在这本书里,我有所筛选地叙述了一些风貌和节点,心里明白难免挂一而漏万。我现在只能做到这样了!要指出的是,出现的纰漏由我一人负责,以期在日后弥补、拾遗。如果有读者能指出问题、挽救记忆,那会更好。

一九九四年四月于大马士革

白色的神路 * 小说:介于时间与历史之间

〔埃及〕杰·黑托尼

尤梅 宗笑飞译



埃及当代著名作家杰迈勒·黑托尼 (Gamal al-Ghitany, 1945—), 被认为是当代阿拉伯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出生于上埃及的农村。上世纪 60 年代, 黑托尼曾经担任过巴勒斯坦战争的战地记者。

黑托尼的文学创作尝试, 开始于 60 年代。其处女作是短篇集《千年前青年日记》(1969), 通过虚构一个千年前的青年对当时在埃及爆发的战争的记录, 映射了上个世纪 60 年代末埃及的现状与危机。此后, 黑托尼不断有作品问世。

黑托尼的作品特点鲜明, 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非常善于借鉴本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特别是苏菲文化。其许多作品都是借描述前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 来体现他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反思与批判, 以及宗教、哲学等思想领域问题的深刻思考。黑托尼

的大胆尝试,为他的作品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也使他先后荣获了1980年的国家鼓励奖、埃及科学艺术一级勋章和1987年法国骑士勋章,成为整个阿拉伯文学文坛的一流名家。

我们选出黑托尼的两篇散文向大家介绍,其中《白色的神路》的译者为尤梅,《小说:介于时间与历史之间》的译者为宗笑飞。

· 笑 飞 ·

从中国回来后,令我一直萦绕于怀的地方,是一六四四年开始统治中国、历经二十三位皇帝的明朝^①的皇家陵墓。我将自己灵魂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我也不知道,如果是在青春年少或人到中年时去了那里,我的感受是否会有所不同。这地方让我惊惧、不安、战栗,是因为我正在接近虚无之境,接近消解了界限、音阶、色彩以及冷与暖、身与影的那个所在?不清楚。但可以说,这个地方,和我曾见过的一切地方都迥然不同,它在我的记忆中独占一隅,是其他一切都无可比拟的。在我见过的一切场所中,这个地方最能表达永逝的意味。我曾在东西方四处游历,见过各种著名的碑碣、陵墓、宗教建筑和纪念楼堂,但是,没有一处能如此打动我。回国以后,我还一直在回味那里的细节,总能想起所见的一切,尤其是那条寂静的、冰冷的、孤单的、倾斜延伸的、如同虚无一般苍白的神路,这是唯一我不曾了解的地方。紫禁城举世闻名,长城是我自孩提时代便了解的,乃至我称这次中国之旅为“长城之旅”。其实,促成这次旅行的,是我两部小说中译本的出版。东道主的安排周到而热情,对我的一些赞誉,令我听来惭愧。然而,这条具有象征意义的神路,却触动了我,使我感伤。

我们游完长城之后,开始返回北京市内,我不知道我的朋友薛

^① 原文作者有误。明朝(1368—1644)共历经16位皇帝,国祚276年。

庆国教授还安排了行程上没有的另一处景点。当我们走近一段砖墙中间的宏伟的中式门楼时,我以为要参观一处和紫禁城相似的地方。围墙时常不会透露隐藏在它后面的秘密,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推断,有时候我们根据现有的知识展开想象。而这次,我没有任何线索。但是,我在看到门楼和围墙的那一刻,一种伤感涌上心头。我身处的地方与世隔绝。围墙虽是一种遮蔽,但有时也会揭示。在这里,我听薛庆国教授说要参观明朝的陵墓,便以为看到的只是陵墓而已,我会站在变成旅游景点的皇陵面前。所有的古老圣地都已变为旅游场所,埃及最神圣的古迹如今已变为旅游名胜和硬通货的来源。时过境迁,没有什么依然如故,从思想到石头,一切都会改变。真的,“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惟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尊严与大德,将永恒存在”^①。

入口处的建筑有四扇门,朝向四个方向,只有一扇对外开放。一踏入门内,便看见一个奇特的造型,一只巨型大理石龟背上驮着一块高耸的石碑,这尊石龟是用一整块石料雕刻而成,显示出工匠精湛的技艺。或许,在这个凄凉的地方,入口处的乌龟寓意着长寿。大理石的路面,石头的质地,灰色的倒影,都让人产生一种超乎肃穆的感觉。陵墓坐落的盆地,被不高不低的群山环抱,陵墓依山麓而筑,陵墙内外,一派郁郁葱葱。整个陵区,就是一个大园林,但这是属于永恒的园林。初看上去,它与其他园林并无二致,刚入正门时,我以为要参观的是一个葱郁的公园,但一穿过正门,进入陵区,我立刻意识到这个地方非同寻常。

面前漫长的石道,似乎望不到尽头,它徐徐倾斜,在视线的正前方延伸。石道的坡度恰到好处,几乎完美地突然呈现在眼前。路面很宽,中间铺设白石,那是一种特殊的白色。所有的颜色都有

^① 引自《古兰经》第55章(至仁主章)第26、27节。

多种层次,白色也不只一种。这里的白是苍白,令人肃穆的白色,是我未曾见过的。白路有两米宽,铺洒着一些介于黄色和咖啡色之间的深色细沙。这就是我们开始踏行的白石路,必须向前走,虽然没有任何路标和记号,但我感觉,不得不沿着这条路往前走。这条路,铺设在更宽的石道中间,被绿树环绕着,向前延伸。啊,那些树!

垂柳

在埃及,在尼罗河三角洲,水道岸边会有一种树,向水面弯曲,那是垂柳,人们习惯叫它“长发姑娘”。这种树风情万种,婷婷婀娜,总将发辫垂浸水中。在这里,我看到另一种“长发姑娘”,另一种柳树,垂向地面的树辫略微粗实些,低垂的姿态也不尽相同。埃及的柳树透着娇媚柔美,而这里的柳树则显露出悲伤。身体在欢喜时是可以弯曲的,在悲伤或哭泣时也是弯曲的;同样是弯曲,可隐含的内涵是多么不同。

两排相对生长的悲伤的柳树,谦卑中透着痛苦,所有枝杈全部垂向大地,形成石路与众不同之处。石路威严庄重,透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肃穆。尽管白石路可容两人并肩同行,但有种难以言喻的东西迫使人在此单独行走。在这条路上,人只能独自前行,因为没有谁能与别人同生,没有谁能与别人同死。

我缓缓前行,陪同我的人走在我身后。在某一处,我向身后回望,发现起点消失了,石龟俯卧的入口处不见了。我丝毫没想过要返回,在这条苍白的、冰冷的、不留影踪的道路上,必须朝一个方向、一个定点前行。的确,那个定点不会显现,但可以通过意识和感官去感知。我放慢呼吸,缓缓而行,在我所了解的可感知的世界中,没有什么地方像这条道路一样,具有如此沉重的象征意义。渐渐地,石兽出现了。

石兽

从某一处开始,道路两旁出现石兽。首先是两只相对站立的

狮子,隔几米之后是两只相对跪坐的狮子。再往后,其他动物依次排列,如骆驼、大象等,均呈两立两跪状,共二十四座雕像。

后来,我问薛教授为什么这些石兽有的站立有的跪坐,他说可能是因为它们守护陵区,两只保持警醒,另两只稍事休息。我思索这种解释,可还是无法完全信服,仍在寻求答案。然而,石兽的出现使我确信埃及中国两大古老文明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因为象征的意象是相同的,石兽对于我们和他们而言都是一种象征。两者间也许有着直接的关联,也许并没有。无论如何,仔细思索存在的真谛,能让人殊途同归,认识这一真谛。

我们继续在苍白的石路上前行,走了许久,不发一言,也未交流感想。之后,我问妻子玛姬黛在石路上行走时的感受,令我惊讶的是,她也和我有着类似甚至几乎相同的感觉。她说感受到一种庄严和沉重的肃穆,还有隐隐约约、令人悚然的忧伤。

这,便是石路给人的感觉,尽管陵区气势恢弘威严,周围群山绿荫葱郁,绿得浓烈,层次丰富。可是,这里依然有种触动灵魂和存在的感伤。

走过石兽,面前出现的是人物雕像,共十二座,每两个相对而立,所有石人均颌首低眉,和石兽一样,视线只朝向一个点,朝向大地,朝向石道,朝向石道中间那条路,那条曾经并且依旧震撼着我灵魂的、冰冷的白石路。

皇陵的那条白路依然挥之不去。有时,我们游历一个地方,会有所感触,但当离开后回想起来,却会发现当初不曾意识到的东西。我们会奇怪:为什么人在现场凝望时,却领悟不到许多事理?也许,存在如同一幅画,只有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才能看得真切。走在白路上,两旁是低垂的柳树,还有各式的雕塑。人独自、孤单地行走,朝向某一个终点。这路,就是人生之旅,只要一踏上这旅程,倒计时就开始了。所以,庆祝生日或新年,是很值得玩味的。它意

味着自初始、自出生起，人生就开始减损。我们的脚步在一刻不停地走向永恒。一切旅行，一切征程，每一次移步，都在向永恒靠近。人生是一次旅行，是一条路，正如这条白色的中国路一样，这里的古人感悟出这个道理。人的感悟，无论是印度人、非洲人，还是来自其他种族、信仰其他宗教的人们，都能抵达最核心的真谛。这条路告诉我，不是终点向我们走来，而是我们迈着大步，走向终点。只有靠近终点的时候，我们才如梦初醒，悚然失色，仿佛我们刚刚上路。

那么，我们是朝着终点走去。然而，只要活着，我们都是经由不同的路，走向终点，哪怕是在靠近圆满之际。在对立中才有生命，独一只意味着死亡和虚无。因此，倘若夜晚永续，太阳不复东升，也就不会有生命；而当白昼赓续以终，冲突也就被消解。独一即是虚无。这里的古人以此表达了天才式的感悟：这幅画面是平整的，白色是主色调，没有一切杂质，没有一切矛盾，唯一的路，延续不断。不过，它通向无，通向永恒。苍白的路，没有别的颜色，只是白色，白色。奇怪的是，每当我回想起那画面，头脑中就浮想联翩。这都是我回国后的发现，在彼时彼地，却没有意识到这么多道理。

小说：介于时间与历史之间

审视我的内心，每一个开始之后的剩余时刻仍是那样的清晰。这正是一个圆的两个端点越来越接近的方式；也就是说，当一个圆的起始点越来越接近终点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有人可以看到圆满与完整，同样，有人会看到终结。

在这样的启示中，我看到自己又在聆听我那个古老的问题。那是一个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思考的关于时间的最复杂

而又最深刻的问题。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努力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或是找到一种可以带我窥见这个问题些许端倪的途径。

“昨天去哪里了?”这是从我孩提时代起就在脑中挥之不去的问题。

昨天去哪里了?这些过去的时刻消逝得如此之快,不是吗?它看上去就好像我们人类永远处在一系列持续永恒的运动之中。这些运动永远不会在任何一个时刻停止,否则我们会死亡。

但是,这些时刻是从何而来呢?它们又将走向何处呢?它们有一个起始点吗?如果有,那么在这个起始点之前是什么呢?还有,这个起始点是有一个自己独特的开始时刻吗?所有这些开始时刻组成了一个起始链,每一个都通往下一个点?还是说,所有的起始点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开始时刻?

我知道这是一个难题,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动机。也许正是这个动机推动我一直寻求在我之前,甚至我之前的之前究竟发生过什么,那儿存在过什么?这就是我的主要问题。

走在早年曾经走过的路上,我常停下来问:谁在我之前走过这条同样的路?一天之前,还有谁走过这条路?一个月之前呢?一千年之前呢?谁走过这条路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又有谁曾经回来过?有时我会把自己想象成是那些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其他人,尽管我们在不同的时间路过这里,当面对一些特殊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有同样的感受吗?

有时候我会想,生活是否就是将一些元素集合在一起,而死亡则是将它们彼此分开?这种想法促使我去研究历史,研究我的先辈们记录历史的语句、细节、内容。我对古代开罗的历史学家格外留意,从伊本·阿卜杜·哈克曼开始,到十九世纪的阿里·穆巴拉克。然而对伊本·瓦萨勒、马克里兹、伊本·塔格里·巴尔迪、伊本·哈耶尔·艾斯卡拉尼、伊本·艾伯勒·萨法迪、伊本·艾耶贝

以及伊本·伊亚斯等人的作品,我则更感兴趣,特别是伊本·伊亚斯。他书写历史的行文风格,如何美妙地将阿拉伯古典语言与土语相结合——除了重大历史事件,他又是如何仔细安排、描述细小事件的,这些都令我非常着迷。一九六七年阿以战争,埃及失败——这场失败对整整一代埃及人的内心都造成了阴影,这更使我对伊本·伊亚斯的兴趣有增无减。我被他的历史著作中出现的与这类失败类似的描述所吸引。事实上,事情失败的原因及其影响有着巨大的相似之处,这令我非常震惊,尽管伊亚斯所描述的历史事件在一九六七年之前很早就曾经发生过。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总是记得他书中描述的与一九六七年失败极其类似的历史事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去回忆那些与胜利有关的历史事件呢?这是因为我希望了解如何战胜失败的途径吗?比如说,通过了解过去的失败是怎样结束的,从而使我们这一代人可以从中获益。我说不清楚。

但是,通过对这些失败事件的阅读,我发现人类行为的一致性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事实上,当读到伊亚斯对马姆鲁克王朝毁灭后,他对自己内心情感的描述后,我就觉得,伊本·伊亚斯仿佛是对一九六七年战争失败后,我的内心感受做了一个精彩的描述。

对于失败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就像对于爱、疼痛、迷失、苦难以及孤独,人们的感受也是一样的。在今天和过去的某个时代,母亲对于失去爱子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吗?伤害带来的痛苦会因时间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吗?性体验给人们带去的愉悦会因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吗?我不这么认为。

因此,正是人类经验的一致性,使我很容易使自己的思维从一个时代游历至另一个时代。

当我开始写我的小说《吉尼·巴拉凯特》时——这是我在伊本·伊亚斯书中曾经读到一个真实人物的名字——我总是尽

一切可能的尝试去熟悉所有有关这个人物的性格以及他所生活的年代:那时人们的衣着,常用的名字以及日常饮食的种类。比如说,在小说中,我从不认为人物会去喝茶,因为在巴拉凯特的时代,埃及人并不了解茶是什么,他们后来知道茶叶已经是十九世纪的事情了。同样,我还研究了那个时代开罗很多街道的名字、主要的建筑物、市场、监狱、那时人们所从事职业的名称以及当时通行的货币名称等。事实上,可以说我是尽一切可能去了解那个时代哪怕是最细微的细节。要考虑到所有细节吗?是的,完全肯定。但是同时,我在小说中建构的社会框架却完全不同于伊本·伊亚斯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因为我的小说旨在描述的是一个与伊本·伊亚斯完全不同的时代,我锁定的是我亲眼见证的这个时代。

每一个单独的时刻都会折射出在它之前的某个相似时刻,并会预示着某些即将到来的时刻。当下,这个其实不可能的存在,正在穿越我们,或者说,我们正在经历着的当下,并不会驻留下来使我们可以仔细审视它。但是,它的确是过去的集合,并预示着将来会如何。

对于我来说,当下并不存在。每一个我们所经历的时刻都会飞快消逝而成为过去。我不会去刻意区分五分钟前的一个时刻和五百万年前的另一个时刻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过去的组成,都不会再存留下来,除了在记忆中,在我们的脑海中再现。

每一部小说,每一个故事,都可以被看作是历史,因为它谈论的是已发生过的事情:是关于过去的。但是,当我们阅读它的时候,我们就重现了这些时刻,因此,它们似乎又变成了当下而非过去。当我们读《战争与和平》时,我们是把它当作历史小说来读呢,还是把它看作是一部作家描述了他所生存的那个年代的作品?

当一个小说家锁定某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时,他实际上是在寻找某些发生在他自身这个年代的事情。我并不是要重复描写历史

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再现历史是为了启示现在,为了聚焦于某个特殊事件或问题。这些问题仍然会在现在,甚至是将来发生。它使人类体验能够穿越所有时代。历史是一个人文概念,而时间则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时间的痕迹但是却触摸不到它的实体。但是我确定,虽然我无法触摸它的实体,我们却可以通过解析一些我之前曾提到过的问题而到达某处。我的意思是,通常来说,人们可以体会某些事情,因为感知历史比了解历史更为重要。我们需要站在时代和历史交汇的十字路口感知它。通过一部历史法典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那段历史,而小说,却是试图从另一个方面来发掘那些非显性的存在,它致力于凸显某个时代隐藏的本质。

有很多年,我的思维都被时空关系这个问题纠缠着。最初我认为空间是静止的,永恒不变的,而时间则是持续变化的。但后来,通过长时间的自我思想斗争,我意识到,空间也和消逝的时刻一样,是变化的。我们会失去空间,正如我们会失去时间。

没有什么可以存留下来,没有什么会静止不变,会保留同样的状态。但是,是谁想反抗这种持续多变的状况?是谁想通过努力来拒绝遗忘那些消逝的时间和空间?

是人类的智慧。

作为艺术,绘画、音乐、诗歌、建筑,它们的建构者都相信这些会在他们死后持续存在,所有这些都是向多变的时间和空间进行挑战的努力。

在《显灵书》这部小说中,我试图突出讲述的是穿越时空的旅行,以及事物本质的一致性。对于它们的象征含义,我之前也曾经谈到了。通过将穆斯林殉教者,先知穆罕默德的孙子侯赛因的死和埃及前总统杰麦勒·阿卜杜·纳赛尔的死做类比描述,我试图揭示“殉难”的本质及其象征含义。同样,在小说《落日的呼唤》里,我也多次尝试去触及时间的本质及其终极含义。对于古埃及

的精神本质,我则试图在我的小说《金字塔之上》和我将来的作品中进行探索。

这就是“时间”:我最初的、直到现在还从未改变过的问题,它是所有存在的基本元素。

诗人之道* * 你的秋天

[巴勒斯坦] 马·达尔维什

唐 珺译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 1941—2008), 巴勒斯坦著名诗人, 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民族代言人”。他一生出版三十余部诗集、文集, 作品被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三十多种语言, 曾获多项国际诗歌奖。达尔维什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 70年代离开巴勒斯坦, 先后在黎巴嫩、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工作生活。80、90年代旅居巴黎十年, 随后回归祖国定居, 2008年因心脏手术失败辞世。达尔维什是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1982年黎以战争、90年代巴以和谈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 他的诗作铿锵有力, 隽永抒情, 倡导人文情怀, 呼吁爱与希望、美与自由, 不仅向世人讲述巴勒斯坦人土地被占、流离失所的苦难, 号召人民抵抗占领, 为独立、建国而斗争, 更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遗产、建构民族身份属性。可以说, 达尔维什其诗堪称巴勒斯坦浓缩的史诗, 其人堪称民族的精神符号。除诗歌以外,

* 本文是达尔维什在其诗集《宛若杏花或更远》签售会上的发言, 选自其散文集《归者的尴尬》。